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七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敎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晋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吴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

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

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内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叚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名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

為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

任遇事無所廻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薄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

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巳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内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

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
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巳極
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
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
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
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
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内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
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

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宫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凉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

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

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

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欵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

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宫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没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

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彦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彦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彦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

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

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還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彦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

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于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良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巳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

其家殺圍而後白誣圍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

己任遂欲内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絶錢鏐之臣徒陷彦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

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絶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閲馬黄龍莊其牙内指揮使楊彦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彦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彦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

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温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彦温拜彦温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誡曰為我生致彦温吾將自訊其事彦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彦温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

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閒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

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

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户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彦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

大臣左右皆為之辯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塘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

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絶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

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為重誨隂伺宫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彦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

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陜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樂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

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
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
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
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
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
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
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

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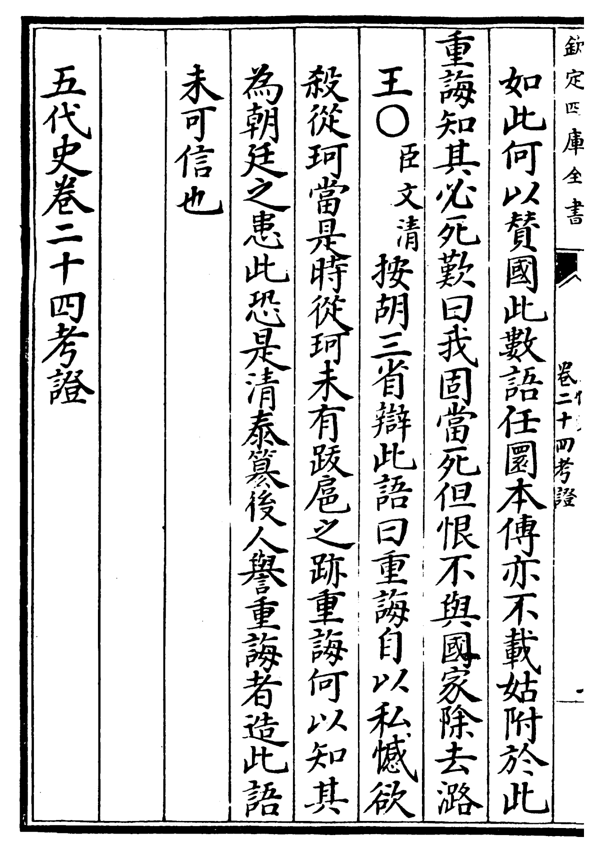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二十四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郭崇韜傳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大監本訛太今改正

彥珪以告劉皇后○珪監本訛珍今從上文遣宦官馬彥珪改正

安重誨傳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臣文清按袁樞通鑑紀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



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圜本傳亦不載姑附於此

重誨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臣文清按胡三省辯此語曰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五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

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

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

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宫前慟哭幾絶晉人乃安遂從
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
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
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鄉趙人告急
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
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
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

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

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

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

蹙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于栢鄉横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

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黄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争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鋭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

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

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

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悦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

傳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
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還左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
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
燕擊趙深州圍蓨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
還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先鋒屯臨清
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
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

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内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

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

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䘏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

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鈎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

來朝從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中無事賴爾

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彦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彦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彦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彦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彦饒為帥彦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内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

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從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

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彦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彦饒送之京師遂以彦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彦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黄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黄巢于寃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瑭已為晉

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
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
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
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
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
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

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㑹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

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
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傅鎮州建瑭
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
女是為曾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
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
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

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闞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彦澤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闞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

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旦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

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

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簒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

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絶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

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内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内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

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
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
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
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
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
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
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
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

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

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悦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黙黙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

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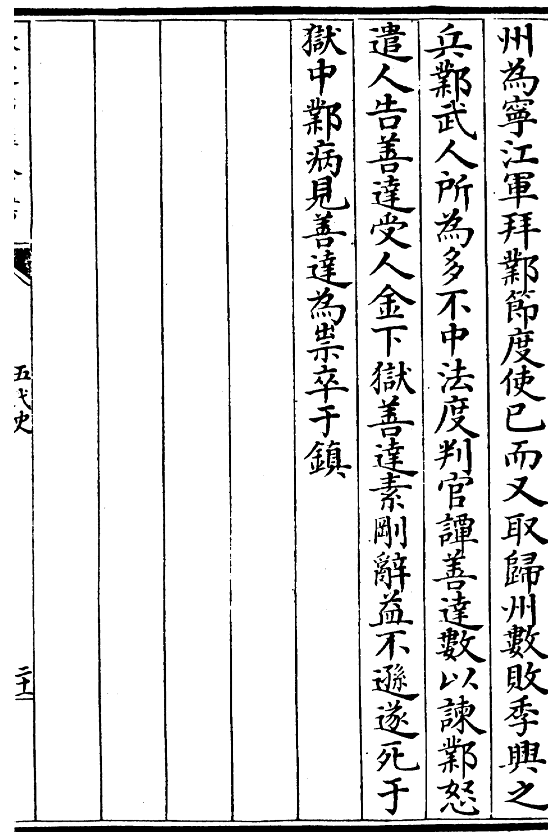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巳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於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

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
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
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其
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
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黄巢至華陰闗得之時
方九歳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候從

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遥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荅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

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



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七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劒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

欲以劒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凫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衞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内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

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

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

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

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

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
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
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
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
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隂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
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
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

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

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
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勑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
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
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
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
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

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
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
籍没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户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從鎮宣武成德
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
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户部度支以本
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

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户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

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名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宫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慴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

首稱藩至于荊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

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劒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

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

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衞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

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

兵戍之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必反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瑋動静必以聞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瑋巳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鋭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

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横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

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奴爲王衍宫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措璋陰事欲言之璋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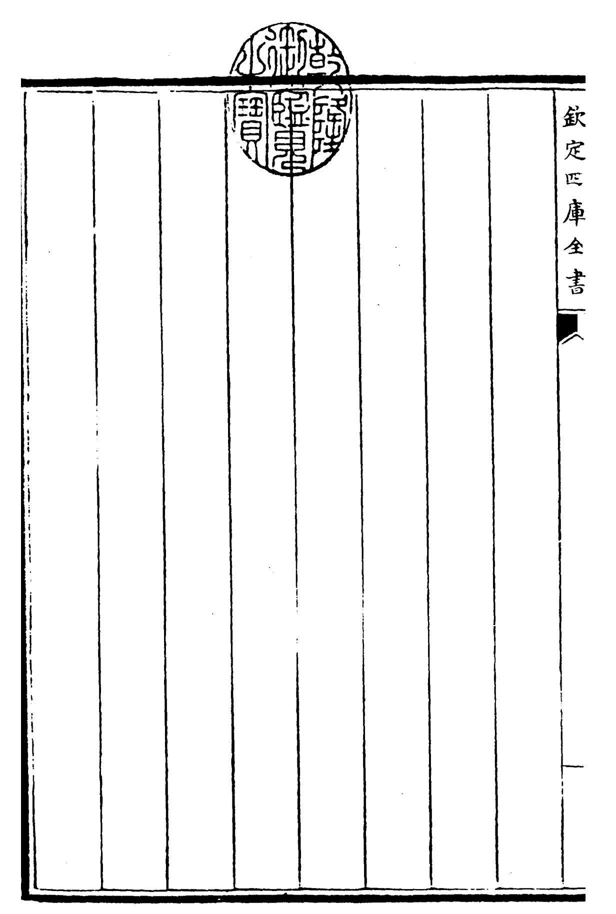
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瑋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瑋瑋欵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瑋坐長流儒州巳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四第二頁前六行乃遣崇韜與毛璋刋本璋訛彰毛璋傳見卷二十六又互見二十五卷符存審傳今改

卷二十五第四頁後八行乃挺槍馳騎追之刋本槍訛搶今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斧其竹笮刋本笮訛窄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